

乡村早秋

◎魏益君

当初秋的风漫过田野，走进乡间，便迎来了乡村最美好的时节。

老家的村子坐落在山里，被群山环抱，门前有石榴摇曳，村头有山泉流淌，一派祥和明净。立秋过后，山里的气温变得凉爽起来，庄稼定型结实，山果成熟飘香，一派丰收在望。

最先知秋的是石榴，门口的两棵石榴树，被红彤彤的石榴果压低了高度，出落成喜人的姿势。奶奶在秋阳里眯着眼睛，计数着一枚枚鲜红的果儿，盘算着中秋下摘分给谁家。晚风凉爽，秋凉如水，奶奶放下了暑天轻摇的芭蕉扇，坐在石榴树下的石凳上喝茶，享受着初秋最美的惬意。秋风吹来，满树的石榴摇头晃脑，摇醒了奶奶的眼神，摇浓了农家的日子。

村头溪水边的那棵老柿子树下，永远少不了小憩纳凉的人们。初秋的柿子树挂满了青涩的果儿，昭示着秋天勃勃的生机。一个夏季的雨水，使得流淌的溪水暴涨，流溪哗哗，如琴音流泻，悦耳入目。清凉的初秋夜晚，柿子树下的人气更旺，人们三三两两聚拢在树下，不仅仅是来纳凉看景，更多的是听村里的老说书人耿大爷讲古。耿大爷是老年间

走村串巷的说书艺人，博通古今，他还把小村的来历和变革讲得头头是道，听得小辈人唏嘘不已。初秋的月亮变得高远洁净，照着溪水流光，照着高大的柿子树，和树下那一堆笑语欢歌。

秋蝉坐在挺拔疏朗的梧桐树上，高扬着初秋最后的歌声。午后的村子在秋蝉的韵律里宁静着，人们枕着蝉声，沐着秋凉午憩入睡，享受着季节的惬意。一枕秋凉，一声蝉歌，把季节送进成熟。

父亲依然下地，不再是锄禾忙碌，搅一把由青变黄的谷穗，捻一枚成熟发黄的大豆，看一眼金黄饱满玉米，脸膛陶醉成红高粱的颜色，眼睛眯成一枚成熟的豆荚，舒心享受着初秋最初的成就。

果园里初秋更加生动，满树的苹果、核桃、栗子、桃子，在秋阳下耀眼，在秋风里飘香。摘一颗金黄的桃子，咀嚼着秋天的味道，品尝着熟透的季节。

山里的风有了颜色，秋风过处，远山近景，树叶由绿变红，呈现出秋的节奏。秋日的天空变高变蓝，目及之处，山峰拔高，山水清亮，给人秋的怡情。

乡村的早秋静美，小村在大山的怀抱里静谧，农家在秋阳的普照下富庶，农人在秋光里陶醉……



初秋拌桶声

◎杨维兵

人到中年，偏爱回忆。一句不经意的话，一则突然而至的短视频，抑或秋日雨后的静思冥想，都可能勾起过往一段或苦或甜的记忆。

回想起儿时的秋收场景，是周六下午在阳台静躺时刷到的一则短视频。视频中，金黄的稻田里，一群女人正在用割刀收割稻子；另一边，几个男人正挥舞着女人刚割下的稻子，在挡席围着的拌桶上拌拌着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呼，呼呼，呼呼呼……声音铿锵有力，富有节奏，谷粒也随着呼呼声而全部脱落到拌桶里。

看着视频，眼前浮现着小时候父母收割水稻的场景。

“七月半，蒸干饭”。这是小时候我的家乡广泛流传的谚语，也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“山歌”。渐渐长大后，我才明白，这句谚语的主要意思是说，农历七月半前后是稻谷成熟的季节，可以用新收割的谷子打米蒸干饭了，而不是为了过阴间的“鬼节”要蒸顿干饭吃。

我的老家属于靠天吃饭的“干湾湾”，只有雨水充沛的年份才能栽种一些早秧，因此，有稻谷收割的年份一家大小都非常高兴。

大自然的力量总是很神奇，每年“七月半”，对应的季节都是初秋，早晚凉风习习，中午烈日炎炎，偶尔的早晨还有淡淡的露珠。

面对金黄的稻田，父亲总是很高兴，早早的把拌桶扛出来打扫干净，洗好围档，备好割刀，提前请好帮忙的人，或先去帮左邻右舍收割，

提前换好工。收割的日子定好后，父亲还要提前上街去买肉买菜，我和弟弟也要请一天或两天假，帮母亲做饭。

当稻田里传来“呼呼”，“呼呼”的拌桶声时，我们知道收割已正式开始了。不一会儿，父亲和帮忙的叔伯就会把还滴着水的稻谷担回家，摊在晒席上晾晒。我和弟弟会抽空去把谷子多翻几遍，期待着它们能尽快晾干，以便早日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。

那些年，我们家的稻谷有时要早些，有时要晚些，不管早晚，只要有人家开始了收割，其他人家的也不远了。如果遇到有几个人同时收割，山谷间的拌桶声会此起彼伏，绵绵不断，和着人们的笑声，组成了一曲优美的田园丰收赞歌！

如今，老家的一些稻田已成了鱼塘和果园，即使有少许人家种水稻，脱粒也全部是机械化，拌桶声在家乡上空已消失了很多年，成为了很多人内心深处尘封的记忆。好在，发达的网络资讯留下了曾经的过往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，让远方的游子在不经意间感知到浓浓的乡愁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不知不觉中，又到一年初秋，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各式各样的水稻收割机已取代了费时费力的笨重拌桶，机械化已取代了体力，这是社会的进步，也是中华儿女的福音。珍惜没有拌桶声的岁月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！

金秋十月

◎所加

金秋十月，
时光轻暖，
清韵流淌，
抬眸，
天高云淡，
大雁南翔，
穿越时空，
唤起秋的律动。

季节入了秋，
时光也寂静了许多，
秋的味道愈来愈浓，
凉爽舒适，
便款款而来，
如约而至。

宁静致远，
碧空如洗，
白云悠悠飘过，
洁净了心头尘埃，
一切温情暖暖，
馨香四溢，
让人暂时忘掉了人间的苦痛与烦恼。

在一片凋零中，
想爱自己多一点，
待亲人好一点；
在一片寂静中，
想对自己，
对这个世界温柔一点，
再温柔一点。

我用生命一直追赶着光阴，
从一个季节更迭到另一个季节；
从一首诗里追到另一首诗里，
游戏或是栖息。

当锦瑟时光丰盈了四季朝暮，
在时光的水岸，
心情贴着落花低舞，
当风声带着蔓延的秋色，
流入十月秋的风景，
我依然在这里，
踏着轻如落花的音符，
枕着秋风落叶的轻语，
与山水相依，
与风月缠绵。

若是风来，
我便放飞心情，
若是雨来，
我便是深情不语，
用一份懂得，
来配合这样的恰好，
也让自己心生欢喜。

想来，
最好的时光，
应该是心底的融融暖意，
眼眸里幽幽的欢喜，
生命里淡淡的清欢与浓浓的深情。

而我只站在花开叶落的尽头，
心情明媚恰逢其时，
在平静中微笑向暖，
安之若素。

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秋季，
收获所有的温暖与美好，
继续保持心地干净，
不扰人，
也不自扰，少一些烦恼。



暮色秋韵缓缓浓

◎宋扬

城市阴郁的秋，下午变得短了，一场午睡后，暮色已经开始慢慢降临。

闲看暮色当在晚饭后，当在城市缝隙的空地上。倒不是说近在咫尺的公园不美，而是这里的绿是一茬一茬新起来的，是一季一季的蔬菜串起来的，绿里有平凡的奇迹——时光和着绿一起来又一起去。

不知不觉间，初秋时嫩得能拍出自来红的红苕尖已经匍匐成一地深绿。一幅被挖走红苕的坡地裸露出褐的肌肤，肌肤下是肥力十足的土壤，土壤里有大地看不见的经络纵横缠绕，有看不见的血液就润泽在湿黏的土壤里。下一季，迫不及待地填补土地空白的又会是什么蔬菜的绿呢？

绿并非唯一主题。那根被放倒的大树已经以这个固定不变的姿势躺了很久，从三年前这里的最后一户人家搬走时它就躺在那里。它躺着，就宣告了一种生活的结束，也宣告一种生活的开始。在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中，它更加衰老了，它将要腐烂了，它终于也做不成这个时代的标本了。

这块地是肯定要搞修建的，开工时间谁也不知道，既然如此，地就得种下去。

一个女人蹲在地上搓红苕上的泥，锄头歪在一旁。山坡下，是一个商品房小区，小区的围墙把女人和小区隔开。视线越过土坷垃，可以看到小区里的各式小轿车；另外一

对老夫妇显然没有认出我，我是记得他们的，一年前，我在这里和他们说过话，那时他们正在一根一根掐冬寒菜。我知道，我所住的小区以前是他们村的稻田，他们还在这个小区里做过水泥生意，最后开发商用小区里的一套房子抵了水泥欠款，但他们还有其他房子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又不缺钱，为啥还要种地，老太太说，不种也是空着。夜色有些暗了，老头儿吃惊地看着把手机对准红苕地拍照的我说，红苕叶子都要照呀！然后他又补了一句诚恳的建议——你开闪光灯嘛。

天空的幕布是一点点拉上的。鸟儿并不甘心谢幕，两只相向而飞的麻雀眼看就要撞上了，但一只突然急停急转，它们转瞬就成了双飞的比翼鸟。蝉躲在很远的地方时不时来一声，有气无力地，怕是不得活了。蝙蝠从我脑袋后的上空剪影一样窜出来，又剪影一样消失了。对面楼顶提示过往飞机注意高度的红灯明明灭灭。

一根铁管顶着水晶一样的玻璃脑袋，湖蓝色，透着光。这个装饰物件之前是什么已经不重要，被作为垃圾丢弃的它成了区分地与地的围栏，成了这方荒地的守望者。

满城的街灯亮起来时，黑的夜被驱逐得丢了魂。红灯的上方是红的天空，黄灯的上方是黄的天空，绿灯的上方是绿的天空……暮色里，秋韵味慢慢浓烈了……